

黑质三部曲 · 之三



〔英〕菲利普·普尔曼 著 陈俊群 译

琥珀望远镜

The Amber Spyglass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黑质三部曲·之三



〔英〕菲利普·普尔曼 著 陈俊群 译

琥珀望远镜

The Amber Spyglas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琥珀望远镜/(英)普尔曼著;陈俊群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4

(黑质三部曲: 3)

ISBN 7-5327-3843-4

I. 琥... II. ①普...②陈...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876 号

Philip Pullman

THE AMBER SPYGLASS

The Amber Spyglass Copyright © 2000 by Philip Pull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2-321 号

琥珀望远镜——《黑质三部曲》之三

[英] 菲利普·普尔曼/著 陈俊群/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76,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100 册

ISBN 7-5327-3843-4/1·2157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一、被施了咒的梦中人 ~ 007
- 二、巴尔塞莫斯和巴鲁克 ~ 008
- 三、食腐动物 ~ 030
- 四、阿玛和蝙蝠 ~ 037
- 五、坚固的塔 ~ 045
- 六、先发制人的赦免令 ~ 054
- 七、孤身的玛丽 ~ 064
- 八、伏特加 ~ 073
- 九、上游 ~ 088
- 十、轮子 ~ 096
- 十一、蜻蜓 ~ 106
- 十二、突围 ~ 118
- 十三、泰利斯和萨尔马奇亚 ~ 127
- 十四、知道它是什么 ~ 137
- 十五、铸造 ~ 149
- 十六、意念机 ~ 160
- 十七、油和漆 ~ 177
- 十八、死人世界的外围 ~ 189
- 十九、莱拉和她的死神 ~ 203

- 二十、攀爬 ~ 27
- 二十一、鹰身女妖 ~ 23
- 二十二、耳语者 ~ 27
- 二十三、没有出路 ~ 247
- 二十四、库尔特太太在日内瓦 ~ 261
- 二十五、圣让瀑布 ~ 23
- 二十六、深渊 ~ 284
- 二十七、平台 ~ 294
- 二十八、午夜 ~ 299
- 二十九、平原上的战役 ~ 309
- 三十、云山 ~ 37
- 三十一、权威者的末日 ~ 324
- 三十二、早晨 ~ 337
- 三十三、杏仁酥糖 ~ 349
- 三十四、现身 ~ 361
- 三十五、山那边及更远方 ~ 367
- 三十六、断箭 ~ 38
- 三十七、沙丘 ~ 390
- 三十八、植物园 ~ 43

被施了咒的梦中人

猛兽们

从深邃的山谷走来

看着熟睡中的少女

——威廉·布莱克

紧挨着雪线有一个杜鹃花遮蔽的山谷，山谷里哗啦啦地流淌着一条乳白色的雪水融化而成的小溪，鸽子和红雀在巨大的松树间飞翔，在岩石和其下簇拥着的又直又硬的树叶间半遮半掩着一个洞。

树林里充满了声音：小溪在岩石间的欢唱、风在松枝的针叶间的呼啸、昆虫的闲聊和小树间哺乳动物的叫喊，以及鸟儿的歌唱，还不时刮过一阵更为强烈的风使一棵雪松或冷杉的枝条相互碰撞发出大提琴般的呻吟。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阳光总是那么斑驳陆离。一道道像柠檬一样耀眼的金黄色光柱穿过一条条一团团棕绿色的树阴投射到森林的地面。那光永远不是静止的，也不是永恒的，因为漂浮不定的雾常常会在树梢间漂浮，将所有的阳光过滤成珍珠般的光泽，将每一个松球擦得湿漉漉的，雾一升起就闪闪发光。有时云中的湿气凝结成半雾半雨的小小颗粒向下漂浮，而不是掉落，在成千上亿的松针间发出轻柔的沙沙声和嗒嗒声。

小溪边有一条窄窄的小径，小径从谷底的一个小村庄——也就是几幢牧人的房屋而已——通往谷顶冰川附近的一个半毁的神龛，褪色的丝绸旗在高山长风中招展，神龛上摆放着虔诚的村民们供奉的燕麦糕和干茶，光、冰和蒸汽的奇怪效应将谷顶常年笼罩在彩虹中。

洞位于小径的上方,很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位圣人住在里面沉思、斋戒和祷告,这个地方就因为纪念他而受到崇拜。洞约有三十英尺深,地面干燥:是熊和狼的理想洞穴,但是多年来居住在里面的动物只有鸟和蝙蝠。

然而,此时此刻趴伏在洞口内的那个东西既不是鸟也不是蝙蝠。他竖着两只尖尖的耳朵,一双黑眼睛这边瞧瞧那边望望。阳光又浓又重的照在他有光泽的金色毛发上,两只猴爪将一只松球左右摆弄,锋利的手指掰掉鳞片,抓出甜甜的果肉。他身后,就在阳光照射不到的那一点上,库尔特太太正在一个石脑油灶上用一只小平锅煮水。她的精灵低声发出一声警报,库尔特太太抬头朝洞外望去。

沿着森林小径走来一位乡村小女孩,库尔特太太知道她是谁:阿玛已经给她送过好几天食品了。库尔特太太刚来的时候就已经让她明白自己是一个从事沉思和祷告、发誓永远不与男人交谈的圣人,阿玛是她接受的惟一一个访客。

不过,她这一次不是独自一人,她的父亲跟她一起来了。当阿玛朝洞口爬上来时,他在不远处等着。

阿玛来到洞口,鞠了一躬说:

“我爸爸派我来,祈望与你友好往来。”

“欢迎你们,孩子。”库尔特太太说。

女孩拿着一个旧棉布包着的包裹,她把包裹放在库尔特太太的脚边,捧出一小束花,是用棉线捆着的一打左右的银莲花,然后急切而紧张地说起话来。这些山里人的语言库尔特太太懂得一些,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知道她懂得多少。于是她笑了笑,示意女孩闭住嘴,看着她们的两个精灵。金猴伸出他的小黑手,阿玛的蝴蝶精灵越飞越近,最后落在一根粗硬的起老茧的食指上。

金猴慢慢将他送到耳边,库尔特太太感到一道细细的理解的溪流流入脑海,女孩的话一下子清晰了。村民们很高兴有她这样的圣人在洞中避难,但是人们谣传她有一个有些危险的强大的同伴,正是这一点使村民们害怕。这个人是库尔特太太的主人还是仆人?她有恶意吗?她最初为什么会在那

儿？他们要待很久吗？阿玛诚惶诚恐地表达了这些疑问。

随着精灵的理解渗透到心里，库尔特太太突然想到一个新颖的回答，她可以讲实话，当然不是所有的实情，只是部分实情。一想到这个主意，她在心里禁不住笑了起来，但她解释时声音里尽量不流露出那颤颤的笑意：

“是的，是有一个同我在一起，但是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她是我女儿，被符咒镇住睡着了。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躲避用符咒镇住她的巫师，同时我想办法给她治疗，并使她免遭侵害。如果你愿意就过来看看她吧。”

库尔特太太轻柔的声音使阿玛放下了半颗心，但还是有些害怕。谈话中提到的巫师和符咒增加了她所感觉到的惊恐，但是金猴如此轻柔地捧着她的精灵，再加上她也好奇，于是就跟着库尔特太太进了洞。

在下面小径上的父亲往前迈了一步，他的乌鸦精灵也提了提翅膀，但他最后还是待在了原处。

因为光线在迅速减弱，库尔特太太点燃了一根蜡烛，领着阿玛来到洞底。小女孩圆睁的大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中闪闪发光，两只手不停地重复着压拇指的动作，以便迷惑邪恶的精灵避开危险。

“你瞧见了么？”库尔特太太说道，“她不会加害任何人，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阿玛看着睡袋里的人。是一个小女孩，也许比她大三四岁，头发的颜色是阿玛从来没见过——像狮子一样的淡黄色。她双唇紧闭，睡得很熟，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她的精灵毫无知觉地卷缩在她的喉头边。他样子有点像獐，但个头小一些，颜色金红，金猴轻柔地拂弄着他两耳之间的毛发。正看着，那个样子像獐一样的动物不舒服地动了动，发出一声嘶哑的喵喵声。阿玛的精灵，像老鼠一样，紧紧地贴在阿玛的脖子上，透过她的头发怯怯地窥视着。

“你可以把你看到的情况告诉你爸爸，”库尔特太太接着说，“没有什么邪恶的精灵，只是我女儿，因为被符咒镇住而睡着了，我在照顾她。不过，阿玛，请告诉你爸爸这是个必须把守的秘密，除了你们两人以外不得有任何人知道莱拉在这儿。如果巫师知道了她的下落，就会找到她，并且毁灭她，毁灭

我，毁灭这周围的一切。所以千万别声张！只告诉你父亲一个人。”

她在莱拉身边跪了下来，把垂在女儿睡脸上的潮湿头发拂到脑后，低低地俯身吻了一下女儿的脸颊，然后抬起充满忧伤和爱意的眼睛朝阿玛笑了笑。那微笑中蕴含着如此的勇气和怜悯，小女孩感到泪水盈满了视线。

库尔特太太牵着阿玛的手走回到洞口，看到女孩的父亲正在下面焦急地张望着。妇人双手合十，对他鞠了一躬。看到女孩朝库尔特太太和被施了符咒的梦中人鞠了一躬，转身在暮色中蹦蹦跳跳地走下斜坡。他松了一口气，回了库尔特太太一个礼。父女俩再次朝洞口鞠了一躬，然后起程消失在浓密的杜鹃花那幽幽的花影中。

库尔特太太转身去看灶上的水，水已经快开了。她蹲下身子，把一些干叶子揉碎放进水里，从这个口袋里捏两撮，从那个口袋里捏两撮，加上三滴淡黄色的一种油。她轻快地搅了搅，在脑海中数了五分钟，然后把小平锅从灶上端下来，坐下来等锅中的液体冷却。

她身边摆放着从查尔斯·拉特罗姆去世的蓝湖边的营地里弄来的一些装备：一个睡袋、一只装有换洗衣物和洗衣器具的帆布背包等等。还有一个镶着木棉边的粗木框的帆布箱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仪器，在一个枪套里还有一支手枪。

熬好的东西在稀薄的空气中很快冷却，等它一冷却到跟血液一样热时，她就仔细地将它倒入一个金属的大酒杯送到洞底。猴子精灵扔掉松球跟着她走了过去。

库尔特太太小心翼翼地将大酒杯放在一块矮矮的岩石上，在熟睡中的莱拉身边跪了下来。金猴蹲在她的另一边，准备抓住潘特莱蒙，如果它醒来的话。

莱拉的头发湿漉漉的，眼睛在紧闭的眼帘后转动，她马上就要动了：库尔特太太刚才吻她时感觉到她的眼睫毛在颤动，知道她很快就会彻底醒过来。

她把一只手伸到女孩的头底下，用另一只手撩起她额头上湿漉漉的发丝。莱拉张开嘴唇轻轻地呻吟着，潘特莱蒙朝她的胸前凑近了一点。金猴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莱拉的精灵，他小小的黑手指在睡袋的边沿抽搐。

库尔特太太望了他一眼，他松开手，退后了一只手的距离。妇人轻柔地扶起女儿使她的肩膀离开地面，莱拉的头懒洋洋地垂着，然后突然屏住呼吸，双眼颤微微地半睁着，重重的。

“罗杰，”她喃喃地说道，“罗杰……你在哪儿……我看不见……”

“嘘，”她母亲悄声说，“嘘，亲爱的，喝下这个。”

她把大酒杯放在莱拉的嘴边，稍微倾斜一下让一滴药汁润了润她的嘴唇。莱拉的舌头感受到了，转过头来舔。库尔特太太让更多的汁液流进她的嘴里，她动作非常小心，每次都等她喝完一口后才给她喂下一口。

药喂了几分钟，但大酒杯终于空了，库尔特太太让女儿重新躺下。莱拉的头一挨地潘特莱蒙就又绕住她的喉头，金红色的皮毛跟她的头发一样湿漉漉的，他们又沉沉地睡去。

金猴蹑手蹑脚地走到洞口，重新坐下来看着那条小径。库尔特太太在冷水盆中浸湿一块法兰绒布，为莱拉擦脸，接着又解开睡袋，给她洗了洗胳膊、脖子和肩膀，因为莱拉很热。然后又拿过一把梳子，轻轻地梳开莱拉的发卷，从额上朝后拂平，整齐地分开。

她让睡袋敞开着，以便女孩凉爽下来。她打开阿玛送来的包裹，里面有几条扁扁的面包、一块压缩茶、几个用大叶子包着的粘糊糊的米饭团。该生火了，山里的夜晚寒气很重。她有条不紊地干起活来，她刮了一些干干的火绒，擦着一根火柴点燃了火。那是另一件要考虑的事情：火柴快用完了，烧炉子用的石脑油也快用完了，从现在开始她必须让火白天晚上都燃着。

她的精灵不高兴，他不喜欢她在洞里所做的一切，他每次想表达他的担忧时她总是不予理睬。他背转身子，将松球上的鳞片扔进黑暗的洞外，身上的每一个线条都充满着不屑。她没有理睬，只是有条不紊地干着活，熟练地把火弄旺，坐上小平锅烧水冲茶。

然而，他的疑虑还是对她有所影响。把深灰色的茶砖碾碎放进水里，她不禁纳闷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她是否已经疯了，而且一次又一次想教会如果发现了会怎么样。金猴是对的，她不光是在掩藏莱拉，她还在掩藏自己的眼睛。

小男孩从黑暗中走来,充满希望,充满恐惧,一遍又一遍地轻声呼唤:

“莱拉——莱拉——莱拉……”

在他的身后还有两个人影,比他更朦胧更沉默。他们好像是一起的,一类的,但他们没有看得清的脸,也没有说话的声音。他的声音总是压得低低的,脸也像某个被人几乎遗忘的东西遮遮掩掩模糊不清。

“莱拉…莱拉……”

他们在哪儿呢?

这是一个浩瀚无边的平原,铁黑似的天空没有一丝光线照耀,浓雾将四周的地平线遮盖得严严实实。地面是光秃秃的泥土,被成千上亿的脚步压平,尽管那些脚比羽毛还轻;所以一定是时间把它压平,尽管时间已在这里静止;所以一定是事情本来就是如此。这是所有地方的尽头,是所有世界的终结。

“莱拉……”

他们为什么在那儿？

他们是被囚禁的，有人犯了罪，不过谁也不知道犯的什么罪，谁犯的罪，谁判的罪。

为什么小男孩不停地呼唤莱拉的名字？

希望。

他们是谁？

鬼魂。

莱拉触摸不到他们，不管她怎样努力。她困惑的双手穿过来穿过去，小男孩还是站在那儿恳求。

“罗杰，”她说道，但她的声音一出口就变成了低声的呢喃，“噢，罗杰，你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道：“这是死人的世界，莱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是否再也不能离开这地方——我不知道我是否做了坏事，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坏事，因为我想做好孩子，但我讨厌这儿。我害怕这一切，我讨厌——”

莱拉说：“我

巴尔塞莫斯和巴鲁克

然后一个灵魂从我的面前飞过；

我的寒毛全竖起来了。

——工作之书

“安静，”威尔说，“安静。别烦我。”

那是在莱拉刚刚被抓走以后，也正是威尔刚从山顶下来以后，当时威尔的爸爸被女巫杀害。威尔用从父亲的背包里找到的干火柴点燃背包里的那盏小小的锡铁皮灯笼，蹲在岩石的背风处打开莱拉的帆布包。

威尔用他那只完好的手在里面摸了摸，发现了那个用绒布包起来的重重的真理仪，在锡铁皮灯笼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他把它递给站在身边的那两个自称为天使的人影。

“你读得懂这个吗？”他说。

“不懂。”一个声音说，“跟我们走吧，你必须跟我们走，现在就跟我们去见阿斯里尔勋爵。”

“是谁派你们来跟踪我父亲的？你们说他不知道你们在跟踪他，但是其实他知道。”威尔狠狠地说，“他跟我说过你们会来，他知道得比你们以为的要多得多。谁派你们来的？”

“没人派我们来，我们是自己来的。”声音说道，“我们想为阿斯里尔勋爵服务，还有那个死去的人，他想要你用这把刀子干什么？”

威尔不得不犹豫了一下。

“他说我应该把它带给阿斯里尔勋爵。”他说。

“那就跟我们走吧。”

“不，只有等我找到莱拉以后。”

他用绒布包住真理仪，放进帆布背包。系紧以后，他披上父亲厚重的披风遮雨，然后蹲在原地定定地望着那两个影子。

“你讲的是实话吗？”他说道。

“是实话。”

“那么你们比人类强还是弱？”

“弱。你们有真正的肉身，我们没有。不过你还是得跟我们走。”

“不行。如果我比你们强，你们就必须服从我。再说，我有刀子。所以我可以命令你们：帮我找到莱拉。我不在乎花多长时间，我要先找到她然后才会去见阿斯里尔勋爵。”

两个人影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飘浮到一旁私语起来，不过威尔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终于又凑了过来，他听见他们说：“行，你这样做是不明智的，不过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将帮您找到那个孩子。”

威尔想穿透黑暗的夜幕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雨水灌满了他的双眼。

“靠近一点，让我能看清你们。”他说。

他们凑了过来，但似乎比原来更加模糊不清。

“白天我是不是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不，更糟。我们不是比较高级的那一类天使。”

“很好，如果我看不见你们，那么别人也不可能看见，所以你们可以隐身。去看看你们是不是能找出莱拉的去向。她肯定离这儿不远，有一个女人——莱拉一定是跟她在一起——是那个女人带走她的。去找找吧，看到了什么回来告诉我。”

天使们升上暴风雨的夜空中消失了。威尔突然感到周围一片阴霾沉闷。在与父亲搏斗之前他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现在他已经几乎完蛋了，他所想做的一切就是闭上因为哭泣而沉重酸涩的眼睛。

他用披风裹住头，把帆布背包抱在胸前，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哪儿也没有。”一个声音说。

威尔在沉沉的熟睡中听到了这个声音，他挣扎着醒了过来，因为昏昏沉沉没有知觉，所以将近一分钟后才睁开眼睛，眼前已是明媚的早晨。

“你在哪儿？”他问道。

“在你身边，”天使说，“这边。”

太阳刚刚升起来，晨光中岩石以及岩石上的青苔散发着清脆明媚的光芒，但是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我说过在日光下我们是更难看得见的，”传来的声音继续说，“在黄昏和黎明那半明半暗的时分你看我们看得最清楚，其次是黑暗之中，最差的是在阳光下。我和我的同伴远远地搜寻到了山的那一边，没有见到什么女人或孩子，但是那儿有一个湖，湖水是蓝色的。她一定在那儿扎过营，那儿还有一个死人和一个被幽灵吃掉的女巫。”

“一个死人？他是什么模样？”

“六十多岁，胖乎乎的，皮肤很光滑，一头银白色的头发，穿着很昂贵的衣服，身上散发出一股很浓的味道。”

“是查尔斯爵士，”威尔说，“一定是库尔特太太把他杀了。唔，这至少倒是件好事。”

“她留下了足迹，我的同伴顺着她的足迹找去了，一找到她的去处他就会回来，我留下来陪你。”

威尔站起身来环顾四周。暴风雨洗净了空气，清晨清新洁净，一尘不染，这只使他周围的景象更加令人沮丧，因为附近躺着好几具女巫的尸体，这些女巫一直护送他和莱拉来见他的父亲。一只食腐肉的兽嘴乌鸦已经在撕裂一具尸体的脸，威尔还看见一只更大的鸟正在上空盘旋，仿佛在挑选最丰盛的宴席。

威尔依次看了看尸体，但没有看见塞拉芬娜·佩卡拉，她是女巫部落的女王，莱拉最要好的朋友。然后他记起：她不是在那天晚上之前不久因为别的事情突然离开了吗？

这么说她一定还活着，一想到这儿他心里高兴起来。他扫视了一下地平线，看是否有她的影子，但是什么也没有，不论朝哪个方向看都只有蓝色的空气和陡峭的岩石。

“你在哪儿？”他问天使。

“在你身边，一如既往。”那个声音说道。

威尔望了望声音传来的左边，但什么也没看到。

“这么说没人能看见你啰，别人能不能像我一样听见你们的声音？”

“如果我轻声说话就听不到。”天使尖刻地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你们有名字吗？”

“有。我的名字叫巴尔塞莫斯，我的同伴叫巴鲁克。”

威尔考虑该怎么做。当你从很多方法中选择一条时，其他你没选择的方法就像蜡烛一样被吹灭了，就好像它们根本没存在过一样。此时此刻威尔的所有选择都同时存在着，但要使它们全部存在下去就意味着什么也不做。无论如何他必须作出选择。

“我们回山下，”他说，“回到那个湖边，那儿也许有些我可以利用的东西，再说我也渴了。我认为哪条路对就走哪条路，如果我走错了，你可以指点我。”

沿着没有路的岩石斜坡往下走了几分钟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手不疼了。事实上，醒来以后他就根本没想过自己的伤口。

他停下脚步，看了看他与父亲搏斗后父亲给他绑的那块粗糙的布，布上洒了油，油腻腻的，但一点血迹都没有。经历了断指之后那血流不止的场面，现在这样子真是太好了，他感到心好像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

他试探性地动了动手指。的确，伤口仍然疼，但疼的性质不同：不再是前一天那种深深的撕心裂肺的疼痛，而是那种较小较钝的感觉，感觉好像在痊愈，是父亲愈合的。女巫的符咒失效了，而父亲治愈了他。

他兴高采烈地走下山坡。

花了三个钟头，再加上天使们的几句指点，他来到了蓝色的小湖边。到达湖边时，他已经渴得喉咙冒烟，在灼人的太阳底下，披风又沉又热，不过一

脱下他又失去遮挡，因为他光溜溜的胳膊和脖子在发烧。他放下披风和帆布背包，紧跑几步来到水边，脸扑在水中大口大口地喝着冰凉的湖水。湖水冰得他牙齿和头骨生疼。

解完渴，威尔站起身来环顾了一下四周。昨晚他无暇注意周围的一切，现在才发现湖水是那么的湛蓝，还听到了四面八方传来那刺耳的虫鸣声。

“巴尔塞莫斯？”

“永远在这儿。”

“那个死人在哪儿？”

“就在你右手边的那块高高的岩石那边。”

“附近有妖怪吗？”

“没有，一个也没有。”

威尔拿起帆布背包和披风，沿着湖边爬上巴尔塞莫斯所指的那块岩石。岩石后面搭了一个营地，有五六个帐篷，还有埋锅烧饭后留下的东西。威尔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脚步，生怕还有人活着，躲在什么地方。

到处是深不可测的寂静，只有虫鸣声在抓挠着寂静的氛围。帐篷静悄悄的，湖水清澈见底，微微的涟漪仍在他刚才喝水的地方慢慢泛出。脚边突然有一个绿色的东西一闪，把他吓了一跳，原来只是一条小小的蜥蜴。

帐篷是迷彩材料制造的，这只是使它们在单调的红岩石中更加显眼。他先看了看第一个帐篷，帐篷里空荡荡的。第二个帐篷也是空的，但在第三个帐篷里，他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听罐头和一盒火柴，还有一条黑糊糊的东西，跟他的胳膊一样长一样厚。一开始他以为是皮革，但在阳光下，他清清楚楚地看出是干肉。

哎，他不是有一把小刀吗？他切了薄薄的一小块，发现它很难嚼，而且只有一点点咸，但味道很好。他把肉和火柴连同罐头一起放进帆布背包，搜寻了一下其他帐篷，但却发现它们全是空无一物。

他把最大的一个帐篷留在最后。

“那个死人就是在那个帐篷里吗？”他冲着空气说道。

“是的，”巴尔塞莫斯说，“他是被毒死的。”